

王振全：相聲是一門語言的藝術，短小精幹，通俗易懂

翰林驚聲

演講時間：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

演講地點：L301

演講題目：相聲藝術

演講人：漢霖說唱藝術團團長王振全

主辦單位：中文系

(攝影\練建昕)

【記者王鴻坪整理】「相聲是一門語言的藝術，短小精幹，通俗易懂，歌頌諷刺亦在其中；說學逗唱，談笑風生，幽默滑稽，妙趣橫生，讓人在笑聲中得到啟發，讓人在笑聲中看到光明。」漢霖說唱藝術團團長王振全，以流暢風趣的相聲腔調為現場的同學「溜」了「溜」他十九年來的相聲藝術心得報告。

「我的人生充滿意外，作夢也沒想到這輩子會做相聲演員，做了之後倒是樂在其中。」王振全笑著說，自己從文化戲劇系畢業後，一直希望做演員。小時候看「梁祝」

看了百八十遍，但想想梁山伯要是長他這副模樣，那祝英台是無論如何不可能愛上他的。「這也是我很苦悶的地方，」王團長誇張地說：「就是長得太困難了點，長得有點兒對不起各位同學，這已屬自然災害沒法挽回就是了！」因此就轉而經營人人喜聞樂見的相聲了。

相聲是屬於大漢子民流傳至今的說唱藝術，然而在台灣卻有前後二十年的斷層。「漢霖」成立之因，就是希望這門藝術能如甘霖雨露，再一次將歡笑潤澤到每一個角落，有「漢家甘霖潤天下」的意義。「笑」正是相聲的藝術風格，正因如此，它運用了平易而又精鍊的詞語來表達；要說「大白話」，絕不能說出觀眾不懂的詞，也不能濫用連自己都不懂的詞。王團長表示，許多北京話在傳統相聲中普遍流行，但對現今觀眾來說，卻已十分陌生；若誤用，不但會讓聽眾「霧煞煞」，還會讓行家「看笑話」。

相聲在語言上有它組織的樂趣；它講究咬字發音的準確與清晰完整；抑揚頓挫，即時快慢都有差別，對於語氣輕重的拿捏、節奏的掌握，些微的差距都可能代表不同的意義，因此國語中常見的破音字也要注意。他舉相聲的技巧「貫口」為例，要把話說得「快而不亂，慢而不斷；高而不喧，低而不啞。」將嘴裡說的話連珠炮似地一以貫之，不管什麼成篇大套的背誦詞句，都要看似一口氣順地把它說出來。這當中的訣竅就在「氣口」的掌握，在固定的地方必須換一口氣，並有技巧地將之以藝術掩飾，才能讓人覺得一氣呵成，又饒有餘韻、耐人尋味。

王團長也強調，相聲的題材其實就是來自生活的林林總總、點點滴滴，隨處隨事都可以引申發揮，捉風捕影；由一點事實作為佐證，再經過藝術加工後，誇張地呈現出來。有人形容相聲是「把國語說到淋漓盡致的程度」，他表示這正是指「誇張」這個元素的應用。「人世中不可能的事，在相聲中是完全被允許的，」他說：「相聲就好像『有聲的漫畫』」。因為要針對現實存在中的一些不良現象，展開口誅諷刺；所以像漫畫般光怪陸離的故事，都有可能發生。像「關公戰秦瓊」，一個在漢、一個在唐，兩人還能在相聲中，隔世相鬥，打得淅哩嘩啦。它的劇情編寫，往往是「在情理之內，出意料之外」，所以引人發笑。

「說學逗唱」是相聲的四大構成元素；凡是口技、天上飛的、地上爬的、人物模仿等都要「學」得維妙維肖。以往上至京腔大戲、地方戲曲，下至民謠小調，都可取其橋段來表演，但「捉放曹」、「黃鶴樓」等國劇橋段，已不能讓新世代觀眾引起共鳴。故而研發出「台語相聲」和「客語相聲」，並從網路和社會新聞中取材，以符合時代性。「相聲是沒有哭的，非笑不可。」王振全指出相聲和其他說唱表演不同之處。不同於戲劇的「現身後說法」，相聲是「說法中現身」，以語言、聲音為主，相貌為輔。如單口相聲，就是藉由一人說唱表演，像解開包袱似的，把笑料、笑點，一層層解開，在最後圖窮匕現，總會引得觀眾忍俊不住而捧腹大笑。「這就是相聲語言藝術的魅力。」他笑著說。

2010/09/27

